

## 文學類大專社會組佳作

### 陳雯柔《愛的回音》

幸福，像把海岸邊各種形狀的浪花漸漸撥開，看到海水底下，始終燦爛的珊瑚森林；也是慢慢等待生命將身體的樣子、生活的能力一一剝落，讓住在深處的靈魂，用自由和光明穿透出來，與另一個靈魂、另一伴相遇而完整的過程。

每一次撥開表象，更接近光明時分，都需要用去許多力氣。成年之後，我常侷促於不知該如何擺放自己的視線，當與陌生人近距離接觸，對方盯著我時，閃躲已經成為了一種本能反應。我想自在又用力的看清楚周遭，同時擔憂是否一種潛藏在眼睛裡的秘密，馬上要被揭露開來，導致人與人之間即將疏離。在一群同年紀的年輕朋友們之間，漫長的日子裡，我常與其他眼睛聯繫不深，期望卻難以相信，能夠展開自己的愛情和家庭。

出生有記憶以來，我便經常在醫院和手術室進進出出，或坐在眼科門診裡，面對視力表比劃「上、下、左、右」的方向。後來才知道，原來是眼睛罹患了先天性白內障、弱視和斜視。當時少數擅長兒童視力治療的眼科醫生，是爸爸媽媽帶著我四處求醫，終於幸運遇上了剛從美國回台的沈大夫。1990 年的台灣，還沒有設立健保，也沒有在一次手術中，能夠同時完成兩眼水晶體切除的醫療技術。我一共開了五次刀，全身麻醉五次，這是一個投擲了所有心力，才能在視神經還未完全受到壓迫前，搶救回每一點點視力的治療過程。裡面匯聚了當年不過三十歲左右的爸爸媽媽，在育兒的生命之河裡，力挽狂瀾的關愛和義無反顧。

爸爸喜歡拍照，為我們留下照片。從老照片裡發現不滿三歲的我，戴一副大眼鏡，遮住一半的臉，右眼貼著矯正視力的膠布，頭上插著媽媽摘來的紅色鳳仙

花，坐在爸爸車後的安全座椅上，一邊兜風一邊看看窗外風景。

爸爸媽媽也會牽著我，看看門前水溝裡的魚群、路上的小狗，或動物園裡的大象。走不動或傷口又痛起來時，爸爸便把我放到肩膀上。只要遇見動物，我會忘了一切的和牠們打招呼，目不轉睛。那時經常左手戴著一隻錶，右手也戴著另一種顏色的錶，穿上紅底白圓點像草間彌生的作品的小洋裝。爸爸拿起相機，教我對著鏡頭笑，同時比一個勝利的手勢。因為膠布將右眼貼住了，笑起來時頭總是歪歪的。

到了上幼稚園但沒有進學校的那幾年，媽媽在家一邊陪伴我復健，一邊教我畫畫、認字、讀書。我喜歡發現新鮮的事情，聽大人說歷史神話，再問他們各種問題，滔滔不絕。就像這一段兒時的治療經歷，摻雜著一半我的記憶和想像，一半爸媽的口述歷史，後來也變成了一則故事。跟著時間，慢慢添加上不一樣的氛圍和情節，一遍一遍被我自己說起。

小學之後，剛進入群體，我還不太懂得如何和同年紀的小朋友們相處，卻喜歡上台表演、發表意見。三年級的母親節全校晚會，老師派我帶領全班同學，拿著麥克風站在舞台最前方，背誦《三字經》、吟唱〈遊子吟〉。那時班上戴眼鏡的小朋友不超過五人，我們都化了妝，綁兩條精緻的辮子，穿著白襯衫和藍百褶裙。登上舞台，台下黑壓壓的一片人影，模糊的五官讓我心安。舞台上打來的鎂光燈，刺眼又絢麗，看著它，彷彿沒有盡頭。我們完美的演出了，沒有漏掉每一句詩文，那一次，我得到許多的鼓勵。

真心喜歡一件事，便開始出現不斷與它相遇的機會，直到長大，也是如此。小學到大學，我一直是資源教室裡的學生，特教老師常和身障同學們分享勵志的

人生故事。我喜歡聽，同時沉浸在小說和詩集裡，閱讀沒有邊限的世界。將聽到、讀到的句子，寫成稿子，再拿起麥克風，當組長上台報告，向許多人說起一個主題或想法。由於台上看不清楚小抄，我會先反覆練習，錄下自己試講的聲音，再一遍一遍的聽，直到可以從容且抑揚頓挫地，將一件事說得燦爛動人。從校內到校外，持續參加演講比賽或研討會，和來自各地的朋友交流觀點，這般遼闊的氛圍，一直讓我自在快樂。從幾十人、幾百人，到幾千人的場合，有時台下是同學們，有時是年紀更長的專家們，或是我不認識的陌生人。

越來越快速的駕馭時間和空間，似乎可以證明一個人長大了，能讓自己輕盈飛起來，且是充滿期待的。同儕們的交通工具從腳踏車、公車、摩托車到換成車子的那幾年，恰好也是新科技不斷來到我們生活裡的時候，從 email、msn、Facebook 到智慧型手機，一般車開得好的朋友回覆手機訊息的動作也是非常敏捷的。那一段時空加速的過程，我像一隻在大海跟著波浪搖動的小魚，前方的影像總是搖搖晃晃的，高中時，我開始學騎自行車，尋找自己想去的地方，還沒辨認出下一條路口是自由路或三民路時，綠燈已經亮起，來車快得像一團旋風，我在車潮中閃躲，就像經常躲避人們直射而來的視線一樣。

在沒有稿子預先模擬的群體生活裡，我對自己的緩慢速度，經常緊張，像是一直停留在使用腳踏車的節奏。追著世界的尾巴奔跑，電子科技的螢幕閃爍刺眼，路上的汽機車呼嘯而過。拍子跟不上，在恐懼來臨前，先發出笑聲，用笑意把眼睛遮住，只求別與人四目交接。

習慣上台公開分享自己的故事，也習慣在台下與朋友的相處中，將自己的樣子藏起來。到了喜歡思考的年紀，「故事本身的意義是什麼？」一直是我糾結而

思考不明的問題。彷彿一種自然而然的事物，被時間與速度推向海底，或者被包覆起來，無法透氣。直到我成了一位藝術教育者，才慢慢開始轉變。

進入教育工作，每天將古今中外的歷史變成講出來的故事，就是登台了。2017年，遇見了一群七八歲的孩子們，當我還來不及辨認出他們各自的名字和臉孔時，一個個聲音快速又高頻的小朋友，已經以那純澈的眼睛，沒有遲疑的看向我了。下課時，他們主動拉著我聊天，說各種開心和難過的事，如此信任，沒有邊際。與以前充滿鎂光燈的舞台不同，教室的舞台延伸到課後，讓我們彼此都能注視對方。有一天，他們跑來直接的問：「老師，你的眼睛是不是病了？」

我溫和且緩慢的說起自己的經歷，同時分享其他身障者的故事，希望孩子能從小尊重外表不同樣子的人，和明白他們內心一樣的善意。一種必須傳遞真知和價值的責任感，從我的身體裡流瀉出來，尤其從眼睛裡，源源不絕的流淌出來，去看向、回應已經進入到了其他小靈魂們裡的智慧和愛。

遺忘身體的剎那，竟然是自由的開始。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，完整的存在，和在社會上被人類真心的喜愛。專注直視世界時，不是從眼球而來的，而是從更裡面、更深處的地方，開始與人群從容交流，和宇宙才漸漸有了連結。

練習將這份體悟放在心裡，慢慢變成新的習慣，和同齡朋友們之間的距離，也逐漸變得靠近起來。

和方方第一次認識時，我們一起去爬山，他笑起來的時候非常明亮，右邊藏著一顆小酒窩。不用戴眼鏡，據說兩眼都是一點五的視力，能夠看得很遠的眼睛裡，好像收藏著乾淨的一切，有山有海。「你看，那隻鳥叼著一隻魚！」「山下

那間廟在放煙火、演歌仔戲！」方方興奮地指著遠方，慷慨快樂的對我說。在夜深了，沒有路燈的山坡上，我對方方講起各地的故事和奇思異想，他為我指路。一邊笑一邊望著他說：「下次再約喔！」

我們在北區國民運動中心的游泳池碰面。游泳是一項少數我能跟得上同齡人的速度的運動，在水中沒有通往四方的馬路，不需急忙躲避不定時的來車。靠著水中浮力，一定程度的離開地心引力，解放了身體。一邊游泳一邊聊天，自在而敞開。方方用探究另一個星球般，好奇又充滿肯定的眼光，問起我看出去的世界，是不是另一個新樣子。

從沒在朋友面前像交換禮物一樣，交換彼此不同的視覺經驗，這話題卻開得通暢無阻。

「我看到的水底正在晃蕩，有波光，還有一些折射，游在前面的人影小小的，但不模糊，你的呢？」我已經喜歡看著方方的眼睛，水亮亮的。

「我的也有波光，可以看到水裡人的五官，還有對岸時鐘的指針。」他也看著我笑。

水流一樣的對話，來來往往，帶著全然的自由和自信，讓我們身心塵封的外皮一天一天剝落。「我喜歡你，和你看到的世界！」「我喜歡你慷慨大方的笑聲。」遇到喜歡的人也同時喜歡自己，像是宇宙震盪出不能停止的聲波，讓人激動的打顫。方方成為了我的另一伴，我們都驚嘆生活了三十幾年來，尋找且等待許久，終於遇見了彼此。

喜歡和方方一起冒險，他騎車和開車的技術都非常熟練，我們到合歡山搭帳棚野營，到東海岸無人的沙灘看太平洋的浪花。這些大眾交通工具抵達不了的地方，包圍著山林和海洋的祝福，都是我第一次親眼所見，經常為此熱淚盈眶。在

都市中，方方一樣熱愛走沒人走過的路，我們到烏日溪邊釣過一隻石斑魚，或在太平野溪浮潛看蒼茫的河底。我做著未曾嘗試過的挑戰，鍛鍊身體，再長出新力量。

我們開始為了共同生活而準備，一起種花、買菜煮飯、認識彼此的家人和朋友，把家的樣子一點一點構思出來。我一邊將我們共同遇見的山海天地、每棵樹、每株花，每一種動物，一遍一遍的寫，一遍一遍的畫下來，編織成一則屬於我們的故事，留著以後說給我們的孩子聽，義無反顧。

延續著悠長的生命之流，收下宇宙終於傳遞給我們的愛的回音，邀請彼此的靈魂一起在世上探求，逐漸完整。於是，幸福浮現了。